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753
30 January 1997

CHINESE

第七五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宣先生(大韩民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53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代表本会议和我本人向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将是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感谢秘书长，他在接受了繁重的责任之后不久，而且不顾日内瓦逗留期间时间很紧的各种安排仍然抽时间来向本会议讲话。今天他莅临本会议，这充分证明了他个人对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兴趣和他对本机构的重视。我确信，我们大家都认为科菲·安南先生今天的与会将会极大地推动我们的工作。

我也非常高兴地诚挚欢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尊敬的亚力山大·唐纳先生，他今天也将在会议上讲话。他的到访进一步证明澳大利亚对本会议工作的一贯的支持和关注。

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之外今天报名发言的还有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日本、联合王国、智利、斯里兰卡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打算在登记发言者一结束随即将沙特阿拉伯、菲律宾、约旦和斯威士兰作为观察员参加 1997 年我们工作的请求提交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果你们同意，我想不经非正式会议审议即就这些请求作出决定。

现在我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讲话。

安南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尊敬的代表们、女士们和先生们，首先我想祝贺主席先生你对本会议的干练领导。我十分荣幸和高兴能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不久即有机会在这一极为重要的论坛上演讲。

全世界不再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了。但今天，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正期待着本会议就全球裁军议程取得进展。他们希望本会议能够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全世界日益增加的常规武器储存的双重危险得到控制。

他们希望本会议能够促进联合国的一项基本目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十年前，即使裁军最乐观的支持者们也不敢企望冷战就这么突告结束了。我们未能想象它的结束会如此迅速地导致在单边、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如此多的积极合作。

今天，我们都被突如其来地抛出了由冷战和持续的核对抗威胁产生并已成定式的战略思考樊篱。作为秘书长，我欢迎为推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这三个极为重要领域的国际合作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各式各样成功的削减核武库的单方面措施和双边协议已在实施之中。

而核武器国家继续合作寻求以更安全的方式拆除武器和搬运及储存裂变材料。

《曼谷条约》和《佩林达巴条约》以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拉罗通加条约》的进一步巩固为进一步推动核不扩散领域的进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些条约加强了其缔约国的安全。

就在大会于 1996 年 9 月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的数月之内，它就得到 140 个国家的签署。其中包括 5 个核武器国家和本组织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国。

不久我们将会目睹《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和其执行组织的正式成立。

我敦促所有尚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特别是宣布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在公约生效之前批准公约。我对这两国政府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承诺表示欢迎。

《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去年召开了会议。它们商定通过谈判一项核查机制继续寻求强化这一国际权威的途径。我坚决支持这一努力。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为国际安全领域增添了新的积极气氛。

然而，我们知道无法预测的事务和严重的挑战依然存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制定和加强后冷战时代的新国际结构并重新确定国际关系的脉络。

必须商定出一种新的国际安全议程，它应当考虑到世界的迅速变化。

因此本会议面临着新的严重挑战。会议的职权规定它是负有谈判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议责任的唯一国际机构。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本会议如何才能履行好这一职责并协助确定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新的裁军议程呢？

核裁军进一步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已成为新时代的期望。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于迫切需要进行核裁军和不扩散的进程表示坚决的支持。核事故的可能性，核材料的非法走私和核恐怖主义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突出了需要在这领域继续取得进展。

核裁军必须继续是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任务。在这方面，本会议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以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和延期大会的工作成果为基础再

进一步。尽管该条约尚未实现普遍加入，但它已经包含了几乎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因此，这次大会的决定可成为这一领域下一步工作的广泛指导原则。

其中一个步骤应当是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公约。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和政治困难。但我也愿提醒本会议，除非我们准备开始谈论，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取得进展。

我认为，本会议 1995 年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包含了所有各国的立场。我敦促本会议找到一种途径，利用这一良好的开端尽快开始谈判。

国际社会落实不可逆转的核裁军进程的承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超乎一切的重大挑战。本会议是一个名望高和代表性广的机构这一特性使其非常有资格支持旨在促进这一崇高目标的努力。我希望，本会议能够避免出现损害这一共同目标的局面。

此外，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这一相关问题。可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重新审查，以确定如何进一步加强这种保证。

会议一向关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

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局部和区域性冲突的增加使得常规武器问题成为一个紧迫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和平民被这些武器打死。我们都知知道当允许在一国之内合法或非法地囤积大量的常规武器时国际社会是多么无可奈何。

当然，武器本身不会引起战争。但武器的过分累积则会酿成猜疑和不信任，从而加剧紧张并导致暴力冲突。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冷战结束时的希望和乐观，不让区域一级和分区域一级新的常规军备竞赛损害国际安全方面的真正进展。

就我本人来说，我非常感激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和其他国际人员的大无畏奉献精神。

他们每天面临着亿万颗不分皂白地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威胁。这些武器已经成为恐怖武器。

正因为如此，我敦促所有国家确保修订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尽快生效并全面遵守其条款。我欢迎支持各国采取措施制止这类武器转让和使用的

运动日益壮大，并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谈判一项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禁止这种武器的条约。

虽然应由国际社会决定这种谈判的最恰当地点，但由裁军谈判会议发挥一定的作用看来是合乎情理的。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可能看来非常庞大。但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完全有理由持乐观态度。本会议具有取得成功所需的远见和手段。成员国的扩大更增加了新的思想、建议和提案。成员国的任何进一步扩大都必须保证会议的效率，同时保持其重要的地理和政治平衡。

本会议所掌握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协商一致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协商一致，就无法建立进一步的裁军协议和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所需要的坚实基础。

协商一致保护着每个国家的利益，不论国家大小，并且确保谈判好的条约和公约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会议因其卓越的努力和持久的成就而具有令人骄傲的记录。

总之，地球上没有任何机构比本会议更有资格将全世界对和平的不断向往化为经谈判的增强国际了解和各国安全的实际措施。

我保证在你们的重要工作中我本人和联合国将与你们全面合作。我预祝你们在1997年的会议上硕果累累卓有成效。

主席：我感谢秘书长的讲话。我相信它将成为激励我们大家的源泉。现在我提议全会暂停5分钟，由本会议秘书长和我本人陪同秘书长离开会议厅。

会议上午10时25分暂时休会，上午10时30分复会。

主席：全会复会。现在我请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力山大·唐纳先生讲话。

唐纳先生(澳大利亚)：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话，而由澳大利亚的区域友好邻邦，尊敬的大韩民国担任主席更是如此。

不论是动荡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澳大利亚一直在这个大厅中努力为建造一个更美好和更安全的世界作出实际和现实的贡献。

在本会议这一届会议和今后的会议上我们将继续作出这种努力。我向你和你的继任者保证，澳大利亚代表团将会给予你们充分和积极的合作，确保本会议 1997 年决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

今天上午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向你们介绍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的报告。

在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无数军备管制挑战中，最恼人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处理庞大的尖端核武库继续存在这个问题。

堪培拉委员会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委任的独立专家和知名人士组成的机构，研究无核武器世界是否行得通，如果是可采取那些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等根本问题。

在此我愿对该委员会成员在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极端认真负责、尽职奉献和创造精神表示感谢。委员会报告提出时正值国际社会审议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关键时刻。

国际社会终于解决了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挑战，现在必须进一步推动现实可行的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

机会之窗已为我们打开。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窗户就会关闭，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要获得成功，国际社会必须开发新的思想——建设性和具有想象力的思想。但我们不能沉溺于词藻华丽或一无所用的理想主义之中。国际社会需要着眼于发展实际、建设性和现实的思想，它能够实际上带我们一步一步接近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我提出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也正是作为对关于核裁军的国际思考和讨论的贡献。

最重要的是，报告建议由核武器国家作出消除核武器的政治承诺。这是一种首要和核心的要求。

报告随后提出了六项“立即采取的步骤”：解除核力量的警戒状态；拆下运载工具上的弹头；停止部署非战略核武器；终止核试验；就进一步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开始谈判；核武器国家之间就相互不首先使用的保证达成协议以及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的承诺。

委员会还建议采取三项“加强步骤”：防止进一步横向扩散的行动；制定无核武器世界的核查安排；和停止生产用于核爆炸的裂变材料。

委员会特别强调有效核查对实现和维护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性。

核裁军讨论对于全世界人民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

澳大利亚敦促各国政府认真考虑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我真诚希望并相信这份报告将会对国际社会今后关于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讨论作出重要贡献。

我说过国际社会对本组织寄予希望。我认为，这些希望是，本组织应当对冷战结束所产生的各种机会作出全面响应，达成军备控制条约和协议，从而为国际安全气氛的改善作出实际和现实的贡献。

我祝贺裁谈会接受了这一挑战。

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年中，《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已在这个大厅中锤炼出来。

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取缔整整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赶走了笼罩在全世界头上的核试验幽灵，裁谈会为人类——今世与后代——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

我感到自豪和感激的是我国同本会议成员国合作为这些成就作出了贡献。

但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最近的成功使前面的路途更为艰难和捉摸不定。你们所面临的当然不是亚历山大式的难题——即没有更多的世界可征服——而是在现在一些长期以来的明确目标已经实现，因而今后的军备控制前景看起来模糊而又不熟悉的情况下如何以及在何处施展你们的能量和专长的问题。

重要的是本会议不要再陷入冷战年代无益的意识形态辩论——在那些年代中本组织和基于并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其他组织均收获无几。各位应当牢记本组织的独特性质是它具有谈判军备控制协议的能力和职权。当然，你们应当关注在其他论坛上就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进行的广泛的战略和政治辩论，但你们制订的议程应当能够取得明确、可以实现和实际的结果。

不要因试图一次处理过多的问题，尤其是它们已在其他地方得到处理而浪费你们的精力。改革、精简你们的议程并使之现代化，摈弃那些已经过时的内容，并将那些在目前条件下过于野心勃勃的内容推迟到以后更为有利的时候去处理。当然可以讨价还价，寻求折衷方案并通过其他方式施展计策来保护和促进国家、区域或集团利益，但避免“扣押人质”和僵局。

着眼于国际社会最为迫切关心的军备控制谈判。

我认为，1997 年这些谈判包括：一项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的条约——所谓的“停产”公约——和一项完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条约。

多年来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条约——“停产公约”——的提案一直列在国际核不扩散和裁军议程上。

澳大利亚一直支持一项停产公约，并且是每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直至 1993 年该决议获得协商一致的支持。然而，尽管这一协商一致的赞同支持由裁谈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但你们清楚，进展甚微。

直到前不久还可以争辩说其他谈判，例如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和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应当在国际谈判论坛的工作计划中占据更优先的地位。

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了，澳大利亚认为，1997 年的工作计划必须包括紧迫地处理开始谈判一项停产公约的问题。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愿望是明确的。

除了我提到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外，1995 年 5 月核不扩散条约延期和审查会议也一致呼吁“立即开始并及早完成关于一项无歧视性和普遍适用的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的公约的谈判……”。

尽管停产公约的确切形式和范围仍有待确定，但本会议应当毫不拖延地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其谈判职权应当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决议为基础。

主要目标应当是为全世界的裂变材料贮存封顶并为避免重开核军备竞赛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它将对《全面禁试条约》的一个明显和重要的补充。

一项停产条约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利益，其中包括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

对于核武器国家来说，加入停产公约将确认其中四个国家已经单方面作出的关于停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的承诺，并将这一承诺变为一项对这种生产的全面禁止法律。它还会将排除在《核不扩散条约》范围之外的一些工厂置于保障措施之下。

对于所谓“门槛国家”，它将意味着停止生产任何适合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使它们的核设施接受国际核查。

对于象澳大利亚这样的身为《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一项停产公约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保障或核查措施。但它将提供一项额外的保障，以及重新保证世界正在朝着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

的确，堪培拉消除核武器委员会的报告认定停产公约是一项沿着这一道路前进的重要强化步骤，应当作为一项紧迫事项作出。

杀伤人员地雷是当今的一大灾祸，而且不幸的是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亦是如此。

各位都很熟悉可怕的统计数字——在许多国家中胡乱毫无标记地埋有数量不可想象的这类武器；生命因此而丧失或受到摧残，而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发生；大片农田变得荒芜或遭废弃。这个问题不止关系到理论或学说，而对全球的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现实——最触目惊心的是估计在未来的一年中将有 10,000 人被杀伤人员地雷炸死，有 20,000 人被炸伤。

这种武器以从未预想到的方式被如此广泛地滥用，致使我国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认为，人类的理智做法应当是彻底禁止它们。

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已停止其军队作战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澳大利亚国防力量对国际地雷危机负有任何责任，而是为加速结束这一屠杀作出的一种道义姿态。

澳大利亚支持采取实际措施处理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政府在 1996 年 3 月就职后不久就宣布了一项为期三年价值 1,200 万美元的为柬埔寨和老挝排雷的计划。这是在以前捐助的总计 850 万美元之外又增加的，此外我们还向阿富汗、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柬埔寨的排雷计划派出了我们部队的工程技术人员。

今天我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三年中将为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的排雷和复原工作再捐献 400 万美元。

澳大利亚还有兴趣与其他国家合作改进排雷技术，以便提高排雷过程的速率和范围。我们已经开发出了我们认为属于突破性的技术，它具有使在象柬埔寨这样的拥有高矿物质土壤的国家中探测地雷更快、更可靠的潜力。在今年 3 月东京召开的杀伤人员地雷会议上我们将提请各位代表注意这一进展。

现在所需要的是一项将许多国家的单方面姿态变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的文书，它将有效地把杀伤人员作为一种战争和恐吓平民的武器予以取缔。

我认为，只有裁军谈判会议具备制定这样一种文书的专长、经验和地位。

这在许多方面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杀伤人员地雷是一种传统的防御性武器——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不会因另一国拥有或部署它们而受到威胁。激励你们工作的将主要是人道主义——它与个人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们在化学武器和核试验方面所精心设计的详细和且有侵入性的履约和核查机制对杀伤人员地雷条约可能不太合适。

但这一条约将是一项军备控制文书。它必须有效，具有效力和信誉。它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简而言之，它必须由裁军谈判会议制定。

我了解在本会议厅中和在它以外有人对这项事业原则上持有保留——这些原则涉及正当的自卫需要或特殊的国家安全形势。我同情这些关切。

鉴于澳大利亚所面临的防务挑战是由一支小型专业化军队保护一大块大陆，澳大利亚本身作出终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并支持尽快谈判一项全球禁止条约的决定，并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敦促你们中间的犹豫不决者不要拒不同意裁谈会承担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是相反，以坦荡的胸怀探讨和谈判——正象任何军备控制谈判一样——如何使你们特殊的国家安全利益纳入一项全世界需要的国际文书的范围内。

我还了解到，一些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这一点澳大利亚完全同情——打算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的一个有限的特设论坛上拟定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因为很简单，他们认为本会议不可能很快地达成一项条约来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紧迫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要对他们说，想尽一切办法研究一项条约草案的可能内容，协助和补充裁谈会的工作，但切勿制造永久性的部分解决全球地雷危机的办法。尊敬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们，我要对你们说：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我想在结束今天的发言之前不能不提到其它两个重要的裁军问题。

我们都应对由本机构谈判的一项里程碑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将于今年4月29日生效感到极为满意。其生效时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将会加强这一成就的价值，我敦促那些尚未批准的国家批准该条约以便成为创始缔约国。

我还愿强调特设小组为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近年来曝光的违反这一条约的事实突出说明迫切需要为该公约制定有效的核查规定。

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警惕不要为了取得结果而取得结果——我们必须确保所制定的机制将在核查履约方面切实有效。

我意识到我今天的评论十分直率，但我是作为本机构的一位朋友这样做的，我希望它继续卓有成效地造福全人类利益。我感到如果本机构 1997 年只用来争论其议程和方向而不用于保持军备控制谈判的势头，对本机构将是危险的。

我向你们推荐一份报告——就是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我希望它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关于核裁军的思考和讨论。

我敦促你们着手就一项停产公约进行工作，上述报告将其视为向彻底消除核武器迈进的道路上的一项重要加强步骤。

我还提出了一项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平衡谈判的建议，它将处理常规武器领域中的一项迫在眉睫的需要。

我认为这一套方案，或大致如此的内容，将是本机构保持其在国际社会安全需要方面的信誉和作用的关键。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力山大·唐纳先生的讲话和对本主席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穆尼尔·阿克拉姆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请接受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本人对您就任裁谈会主席的祝贺和最良好祝愿。目前，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到了最重要的困难关头。我们毫不怀疑你能够使裁谈会克服这些困难，充分实现它促进全球裁军的潜力。

我还要祝贺你尊敬的前任，波兰的登宾斯基大使，他在我们 1996 年会议最后的动荡日子里以及后来的重大反响中展现了高强的领导能力和智慧。

联合国新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亲自参加裁谈会，很好地证明了他对本会议的作用非常重视。

巴基斯坦代表团还要欢迎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参加裁谈会，他的发言如往常一样，表明澳大利亚对全球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始终不渝的承诺和贡献。

在《全面禁试条约》缔结后，裁谈会需要决定它接下去要开始谈判的问题。最好是将修订和更新议程问题——所谓的“十诫”问题留待深入讨论，而在现阶段着重处理 1997 年的裁谈会工作计划。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今年裁谈会将谈判的问题应反映由于世界局势的演变而不可避免的裁军，同时兼顾所有裁谈会成员国(不只是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的利益和优先次序。去年有一个国家否决了《全面禁试条约》，不管怎样令人遗憾，也不能成为忽视本会议任务的理由。对今后会出现僵局的担心过分，不能成为单方面采取行动有理以便加快缔结空洞的协定的理由。

巴基斯坦认为你为 1997 年裁谈会的工作计划提出了一个平衡的提案。我国代表团准备对你的文件所列的所有项目着手审议。让我就主要问题提出一些评述。

如同本会议其他成员国一样，巴基斯坦极其重视在裁军谈判会议就核裁军问题展开谈判。在去年的一年里，21 国集团反复重申它提出的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开展核裁军谈判的正式提案。

随着冷战的结束，目前放弃和消除核武器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第一和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结。

然而，目前的核威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在加剧。首先，即使作了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国家也要“为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它们的核武库。现在宣扬的核威慑不是针对具体对手，而是针对“不可预见的威胁”。多极核威慑比起双方同归于尽的双边冷战学说，本来就更加不稳定，因此也更加危险。如果今后核武器国家复起争夺，重开竞赛，威慑是否仍然有效？目前没有战略对抗，因此抓住时机全面禁止和消除核武器不是较聪明的作法吗？

核武器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而且似乎还在扩大。去年 12 月 18 日一大联盟的国防部长发表声明说：

“因此，[本联盟的]新成员应支持威慑概念以及核武器对联盟战略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这无外乎是横向扩散核威胁，如果不是横向扩散核武器的话。

此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限于威慑。人们在为核武器提出新的“使命”，也许是在为无限期保留核武器找理由。在签署了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佩林达巴条约

议定书》后，一个核武器大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声称，“如果遭到[一条约]缔约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袭击，”该议定书“不限制[本核大国]采取现有办法作出反应”。前面提到的联盟的公报还说要作出努力，加快拟订新的武力目标，以解决扩散危险”。这样一来，任何国家如果被认为有“扩散危险”，不管是核扩散、还是化武扩散，抑或生物武器的扩散危险，似乎就会受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参加《不扩散条约》、《化武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该大国另一名高级代表在 1996 年 11 月 26 日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上说的那样：“根据经验，我们确实知道，参加某种制度，并不保证能遵守这种制度”。不幸的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暗示和明示威胁，可能恰恰会酿成它们要预防的那种危险。

21 国集团迫切要求核裁军和全面消除核武器，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这已经不仅是在卡塔赫纳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且也是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堪培拉委员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常识和人类生存本能的要求。

世界不可能奢侈地等待核大国说服其耽于幻想的立法者批准《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迅速缔结《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裁谈会则集体袖手旁观。两个核大国各自留下了 2000 多枚核武器，其他核大国也有数百枚，仍然足以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我们也不能让对《不扩散条约》延期会议上通过的“原则和目标”的诅咒，使对裁谈会谈判核裁军的要求转移方向。该文件所列的三个“目标”中有两个(《全面禁试条约》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被它们的支持者解释为主要是扩散协定，而不是核裁军协议。第三个目标，即为核裁军作出系统的努力，就是 21 国集团建议裁谈会谈判的。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前三次审查会议上未能就审查条约执行情况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前，要在《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中推行核裁军的努力，这是否经过了认真的思考？三个核大国在这里说只有维持不扩散制度才能实现核裁军，这种说法是不是在为不遵守“原则和目标”文件的第三个目标找理由？

巴基斯坦确信，国际社会能够在裁谈会这一进行多边裁军谈判的唯一机构最好地进行核裁军的使命。核裁军是必须进行谈判的问题；裁谈会是举行这种谈判的适当论坛。如果核武器只涉及五个核武国，它们就不会在本机构谈判《全面禁试条约》和《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了。如果象有人所说的那样，20 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那么将它们排除在核裁军谈判之外，这是否合理，或者甚至是否明智？我认

为，要让本机构等到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以后再考虑对核裁军采取多边行动的人，是在做白日梦。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核裁军方面，裁谈会在 1997 年和 1997 年以后应争取推动至少四个重大目标的实现。

第一，急需缔结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要求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保证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我们认识到，这也是堪培拉委员会的中心建议。我们应该能够通过一项简短的条约，载入这种承诺，并保证进行“诚意的”谈判，在可预见的今后实现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第二，我们必须开始谈判一个在议定的具体时限内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一个有 28 国组成的集团，包括巴基斯坦在内，在 CD/1419 中提出了一个方案草案。该提案以及反提案(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今年裁谈会谈判的主题。

我们在争取开展的谈判，将是要拟订一项方案，确定属于方案范围内的措施、这些措施之间的优先次序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阶段和时限等。我们认为，方案包括的每一项裁军措施要通过一个最适合于该具体措施的机制予以谈判，不管是双边、区域、多边还是全球性的机制。该具体裁军措施的性质本身将表明哪些国家参与谈判这项措施将是重要的。

第三，裁谈会还应寻求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具体措施。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准备着手就可裂变材料公约进行工作。我们欢迎 Shannon 报告的通过，该报告反映了一种谅解，即特设委员会将进一步审议提议的条约的范围。我们要明确得到保证在谈判这项条约时处理我们对储存，特别是不平等储存的关注。否则，这项条约也将只是另一项不扩散措施。它不会对核裁军作出贡献。

除可裂变材料公约外，裁谈会在核裁军方面还可以立即谈判其它措施。这种措施可包括断然停止提高核武器质量的《全面禁试条约》议定书。在这样一份议定书中，核武器国家应明确承诺不改进核武器。它还可要求关闭核试验场，对从事试验或保持核武器“运作状态”的设施进行国际视察。

同样也可以谈判一项或多项将核弹头从导弹和其它运载系统上拆除并将两者储存在有国际保障的地点的协议。这将是加强国际安全和稳定的一种极其迅速的途径。

核领域的第四个目标应该是对无核武器国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靠、有法律约束力的无条件保证。巴基斯坦一直指出核大国至今提供的保证的缺点。

现在很明显，即使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也没有不受核威胁的安全保证。核大国保留了任意确定何时和对谁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因此，我们希望重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特设委员会。它应研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保证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方式方法。这样的方式方法可以包括核大国对不将它们的武器对准无核武器国作出技术上可核查的承诺。

巴基斯坦经常重申，虽然核武器一直是国际关注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常规武器对和平造成的威胁和破坏。

在阿富汗，我们看到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完全认识到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伤亡程度。因此我们积极参加了缔结修订的“不人道”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的进程。我们都知道，修订第二号议定书的谈判错综复杂，困难重重。如果强烈要求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便不可能就修订的议定书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减轻和消除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痛苦和危险的最佳办法？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追求三个目标。

一、使新的第二号议定书得到尽广泛的参加。在这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指望，投票赞同要求彻底禁止地雷的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的国家有三分之二为了表明他们的承诺，将首先加入第二号议定书；

二、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强有力的方案，消除过去埋下并造成去年 25,000 人被炸死的地雷；

三、在裁谈会探讨我们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以最终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我们建议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来从事这种探索并为裁谈会谈判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制订出适当的职权范围。

有些国家生产和购置军备的速度加快，在世界若干地区造成了不安全和不稳定。这种不平衡和不安全也刺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为控制军备转让而作出的努力如没有考虑到不对称问题，可能会加剧不平衡，不仅不能减缓各地区在和平方面的威胁，反而会使这种威胁更严重。

巴基斯坦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办法是成功地谈判常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协议的最有效基础。大会要求裁军谈判会议谈判区域和分区域范围内的常规

军备控制“原则”。这将对世界各地常规军备控制的具体谈判作出有益贡献。裁军谈判会议应于 1997 年开始这一进程。

南亚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我们的邻国除了对《全面禁试条约》投否决票和宣布不排除采用核办法以外，还大量获取进攻性武器和武器系统。它正在逐渐部署 Prithvi，这是一种能发射核弹的短程弹道导弹，宣布要进攻的目标包括巴基斯坦的机场、军队、炼油厂和工厂。巴基斯坦的所有大城市都在这种导弹的射程内。假定发生攻击，我们作出反应的时间为 5 分钟，巴基斯坦不得不假定，Prithvi 打算用于装载核导弹。

在过去几十年里，巴基斯坦不得不对我们邻国日益加快的扩散速度作出反应。荒谬的是，我们在国际对这种升级的反应中首当其冲。现在我们听到有人叫我们签署《全面禁试条约》。我们的朋友非常清楚地知道应该向谁呼吁签署这项条约。不幸的是，在我们邻国的首都，气势汹汹主张不扩散的虎狼到变成了畏怯不前的小猫。

巴基斯坦极其自制，但这往往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面对我们邻国的威胁，面对削弱我们自卫能力的各种所作所为，我们保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权利。

巴基斯坦为解决南亚的安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设性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我们各邻国的积极响应。

主席：我感谢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及其对本主席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穆罕默德·萨拉赫·德姆布里大使发言。

德姆布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现在轮到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起的关于裁谈会议程及其本届会议计划的这次辩论中发表意见，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和其它已经发言的代表团一样，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我们会议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将充分支持圆满完成我们在你杰出的领导下正在从事的工作。我也同所有其它发言者一样赞扬你的前任，波兰大使，我们的同事登宾斯基在这一职务上作的值得称道的工作，他们也集体表示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弗拉吉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他的副手阿布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和秘书处所有成员，感谢他们随时随地提供帮助，感谢他们的热情关心。最后，我也必须

感谢欢迎我来到这一论坛的所有同事，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在处理与每个人的关系中将一如既往，体现互助和合作的精神以达成和谐一致和实现积极成果。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裁军谈判会议成立以来的各阶段，我们就会看到，裁谈会的记录表明各届会议通常有两个阶段的场面极其活跃，较具体的说，一是会议开始讨论的阶段、二是讨论完成的阶段，因为他们首先体现了就大量对抗性辩论达成综合意见的义务，因为他们记载了最终完成任务的满足感。因此我们大家都必须不慌不忙地对提出讨论的议题作出我们的估计，提出我们的立场，而且还要为达成全面的综合意见作出贡献。这样的综合意见，如果是通过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作出的，那么将肯定会促使我们共同理解裁军问题的关键之处，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办法(因为别无它途)，从而是扎实有力、坚定不移的办法。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提出了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将列入何种实质性议题，我们应以何种优先秩序和以何种组织安排开始谈判这些议题？在各种场合对这一问题表示的观点和提出的论点，即使提出要作出选择或者提出必须采取统一的全球办法，也都是不容反对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证明这一基本案文，即联合国大会 1978 年制订的著名的“十诫”的强大力量。不可否认，这项案文突出了核裁军的重要性，我们在讨论最直接的议题时，显示出我们对某些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满意。这种成果尽管值得称道，但本质上仍然是没有系统的，因为它们没有全面整体地考虑我们地球上所有人类社会对安全与和平的希望。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和《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只是其中的少数例子，这些条约仍然是双边协议，没有解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尽管于 1995 年 5 月被无限期延长，但在随后的实施中显示了《全面禁试条约》的令人灰心丧气，因为根据许多代表团在日内瓦这里和纽约作的评估，它没有考虑进核裁军问题。但如果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加入该条约，这当然表明它们对裁军这一集体和多边任务的信心和希望，正如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反映的那样，提醒我们所有国家都有义务诚意地进行并完成谈判以便实现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核裁军。

这样我们就能够懂得联合国大会为何多年来一直在通过一些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就核裁军进行谈判，同时也懂得在日内瓦这里 21 国集团为何多次要求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开始谈判分阶段的核裁军方案，以便根据联合议定和确定的时间

表最终消除这些武器。实际上，包括我国在内的 28 个国家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倡议才提出了一项综合一致的行动纲领，其中一无遗漏地包括了各方面提出的有关这些计划的谈判的建议。

如果我在前面略谈了一些我们集体一起走过的道路上的一些里程碑，这是因为我认为可以根据我们的讨论结果提出三个要考虑的因素。第一，本会议厅没有人会否认当今核裁军是得到广泛支持的目标，一直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重视。第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会宣布它反对实现这一目标。第三，我们都注意到，所有的分歧都在于处理办法，并非完全不能克服。

因此，请允许我说明采取这种全球性处理办法的理由。这种办法具有以下优点：比较合理，因为它避免零碎地看问题；比较明智，因为它允许确立任何谈判必须的平衡；也是比较公平，因为它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相反的，它摒弃不能持久的措施和狭隘的算计，它把所有有关方面聚在一起从事共同的创造性工作。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现阶段必须适当重视这种全球办法，以便在核裁军中纳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文书、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武器的公约、消除这种武器的条约，以及禁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的公约。

我国坚信多边行动的宝贵之处，它提出的这一倡议将纳入并同时满足和说明所有方面的要求和认识，这样，禁止裂变材料的规定将自然地变为核裁军措施，多边进程中将会增加限制和削减核武库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中将考虑到无核武器国的合理担心，使各国之间产生信任。我国对本机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非常关注，也非常重视平衡的长处，因为这仍然是解决最复杂情况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要再次重申，在下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和大会裁军问题第四届特别会议举行前夕，裁谈会必须对它收到的许多信号作出反应，从根本上解决核裁军问题，并且发出国际社会指望它发出的信号。

我已叙述了裁军谈判会议内外在核裁军方面产生的势头。如果要阻挡这一势头，将裁谈会的工作引向其它谈判，这对每个人都是非常不利的，不管其他谈判如何合理和必要，我们认为都不能将优先次序颠倒过来，也不能使其降级。应该在职能和机构方面反映对谈判效率的要求。第一，在职能方面，我们认为，设立具有核裁军谈判职权的特设委员会是一条最果敢、最合理的途径。禁止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将在这条道路上找到位置。第二，在机构方面，将各方面的努力和希望集中到裁军谈

判会议这一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会增加谈判的合法性，会加强各国对不扩散和核裁军的承诺。

今天，问题并不表现在同意或拒绝在裁谈会内谈判某一项目上，而在于优先次序方面。我们能够认识到，裁谈会内要谈判的任何项目本身都是紧要的，但我们也必须说，在这些紧急议题中还有优先次序。承认这些优先次序，会有助于我们必须共同决定的工作计划有条不紊，切实可行。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优先次序在概念和谈判两方面都将核裁军置于裁军谈判会议关注的中心。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权威的话，事情必然有巧合之处，1997年1月21日，正当我们开始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那一天，1992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杰出获得者、1993年和1994年为法国总理建立的战略武器专家小组成员的 Georges Charpak 向新闻界介绍了他的新著，题为《鬼火与核爆炸蘑菇云》。这本著作是他与美国大物理学家 Richard Garwin 合著的，Garwin 是战略和核军备领域的专家。这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同一天一家法国报纸对他的采访中说，必须要大幅度削减与武器有关的核部门。他解释说，苏联和美国谈判者的目标是在2003年达到15,000个战略弹头的数字，而他认为应减少到几百枚核弹头以下，因为这已足够用于威慑。他还强调必须要打破拆除方面的混乱状态，因为这项工作被说成既费时又耗钱，而掩盖了可以很容易很快地将核武器废置的事实。因此让我们也来维护由《全面禁试条约》产生的势头，让我们将它稳固地置于它在核裁军的自然轨道上。这就是今天我国希望通过我向你们表明的信息。

主席：我感谢德姆布里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我请日本代表黑河内大使发言。

黑河内夫人（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在1997年会议开始时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非常高兴看到一个亚洲近邻主持本会议，特别是在贵国成为本会议成员后不久。我们非常幸运，在这十分艰难的时期能够依赖您的领导才干。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同您进行最充分的合作。我也要赞扬本会议前任主席登宾斯基大使，他履行其重要职责的方式堪称楷模。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今天上午在本会议作了重要发言。此外，我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

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前来向我们介绍他的政府的意见。他们的与会对本会议的工作是一重要贡献。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欢迎刚到任的大使。他们的参与必将充实我们的审议。

去年，国际社会在裁减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当然，最显著的成就是在裁谈会经过两年半的谈判后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在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下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外，在其他重要事态发展中，我要提到《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得到加强，和 65 个国家批准《化学武器公约》，使之得以生效。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必须继续在 1997 年推动裁军进程不断取得进展。重要任务之一是为执行全面禁试条约作准备，特别是争取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和临时技术秘书处的工作旗开得胜。而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也应签署和批准全面禁试条约，以确保其普遍性和条约立即生效。日本自己目前正为批准条约做必要准备。

关于核裁军，虽然全面禁试条约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征途中的历史性里程碑，但我们不能为这一成就沾沾自喜而就此停止努力。在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和通过全面禁试条约后，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核裁军。在这方面，在四月份开始加强的不扩散条约审查进程意义重大。

虽然我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解释众所周知的日本极力主张裁军的立场，但我要借此机会阐明日本对裁谈会在这一关键时刻的任务的意见，即裁谈会的议程及其 1997 年的工作计划。

毫无疑问，核裁军是裁谈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对此各代表团发表了各种意见，反映了各国不同的立场。然而，如允许我提出简单化的意见，如何在裁谈会讨论该问题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可称为“蓝图方法”。作为第一步它要求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在规定的时限内消除其核武库，然后就实现该目标所需步骤着手工作。另一处理方法不妨称作“渐进方法”。它试图逐步积累切实可行的裁军措施，循序渐进，最终目标是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

日本认为，唯第二种方法有可能取得具体结果。考虑到国际安全环境的现实，我们必须就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能予以支持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

最近，池田行彦外相于去年 12 月在京都举行的“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后的核裁军问题”研讨会上重申了这一意见。基于这一信念，日本连续 3 年采取主动行动，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为最终消除核武器进行核裁军”的决议。池田外相在上述研讨会指出，该决议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证明日本的这一基本处理办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

在此我要强调我们必须放弃所谓的联系战略。这种处理办法肯定是在裁谈会阻碍核裁军或实际上阻碍裁谈会的任何工作取得任何进展的妙方，因为根据该方法除非裁谈会同意在一定时限内成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否则不可能就任何项目达成协议。我们应该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哪怕是小步骤，以便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理，尽管常规武器领域的裁军肯定非常重要，但常规武器裁军方面缺乏进展不应该抑制关于核裁军的进一步谈判。

就核裁军而言，我们认为停止生产裂变物质条约毫无疑问是裁谈会的优先事项。正如“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第 4 段规定的，我们应该立即开始就停止生产裂变物质条约进行谈判。不扩散条约“原则和目标”中“核裁军”标题下的第 4 段所列的 3 个项目不仅是核裁军而且也是核不扩散方面的中心问题，即维护不扩散制度的信誉。

鉴于全面禁试条约已获得通过，裁谈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应继续发挥其作用，进一步加强核裁军和不扩散。1995 年 3 月 23 日，我本人作为当时裁谈会的主席敲响小木槌，宣布经协商一致决定成立停止生产裂变物质条约的特设委员会，这一切仍历历在目。日本强烈呼吁所有裁谈会成员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开始就停产条约进行谈判。

话到此，但我还要阐明一点。我们认为裁谈会不应该将关于核问题的讨论仅限于停产条约。我们应该尽力探讨裁谈会在促进核裁军方面可发挥何种作用。在这方面，我建议我们考虑能否在裁谈会内设立某种论坛，不一定是特设委员会，从更广的角度就我们如何在将来更好地推动核裁军交换意见。

实际削减核武器的谈判必须在核武器国家之间或之中进行。正如不扩散条约“原则和目标”第 4 段阐明的，核武器国家应决心进行削减核武器。他们必须向前取得进展，毫不松懈。

然而，不应该忘记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条约每一缔约国，不仅仅核武器国家，有义务就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和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行谈判。

此外，由于破坏力量大，核武器会造成灾难性破坏；能在瞬间使大量人丧生和摧毁社会的基础设施。另外，由于原子辐射，核武器也能使核攻击下幸存的受害者遭受难以明状的痛苦，有可能一直持续到死亡。鉴于核战争的影响可能是全球性的，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核裁军不能无动于衷。相反，关注核裁军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

还请允许我扼要阐述常规武器问题。

我要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杀伤人员地雷，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称它为“慢动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国政府认为必须在下列四个领域采取措施：第一，加强对地雷的国际限制；第二，为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扫雷活动进行合作；第三，发展探测和清除地雷的技术；第四，为受害者复原提供援助。

关于后三点，日本正筹备今年 3 月份在东京召开一次高级官员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为加强这些领域的国际努力作出重大贡献。

关于第一点，限制问题，正如桥本龙太郎首相去年 6 月在里昂 7 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所宣布的，日本支持全球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努力。此外，我们是联合国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呼吁缔结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国际协定。

日本赞成裁谈会为谈判论坛，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实现“全球和有效”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裁谈会可为该目标提供最恰当的论坛，因为它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经验和专门知识均很丰富，并且可以让关键国家参加地雷问题的讨论。此外，为了裁谈会本身的信誉和职能也必须由它来处理这一关系到全人类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热烈欢迎美国最近的声明。

然而，我们知道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并非易事。如果发现裁谈会很难就开始谈判彻底禁止问题达成协议，那么正如法国大使上星期建议的，更切实际的办法可能是我们从全面禁止的某一组成部分着手，作为分阶段处理办法的一部分。例如，我们认为开始彻底禁止地雷出口的谈判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简讯，多数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几乎所有地雷均来源于国外。

同时，我们应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处理地雷问题。在这方面，在去年渥太华会议上开始的所谓“渥太华进程”是加速实现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政治势头的重要倡议。我们支持在裁谈会进行彻底禁止地雷的谈判，同时我们欢迎并支持加拿大

的倡议，因为我们认为渥太华进程和在裁谈会进行谈判是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处理办法。

关于常规武器公约，日本政府现在正尽最大努力，尽早批准常规武器公约新的第二号议定书。我们希望国会将在目前的会议期间认可批准书。

我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军备透明度，特别是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日本十分重视联合国武器登记册，视之为有关国家间加强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虽然该制度为提高军备透明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认为应对它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加强。请容许我在这里回顾联合国大会第 49/75 C 号决议，它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登记册的继续作业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其中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便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可以作出决定。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社会委托裁谈会在今年从事武器登记册制度的工作。

关于载于你提出的临时议程/工作计划草案中的“常规武器管制和裁军的区域方面”，我们希望你作一些说明，例如我们应如何考虑每一地区的具体安全环境和我们应如何在每一地区的常规武器裁军谈判中考虑核裁军问题。

在讨论裁谈会的议程时，如果对你在这一困难的时期不懈地努力履行艰难的任务不表示极大的赞赏，我就会失责。我还要祝贺你采取主动行动拟订临时议程/工作计划草案，它可以作为可能达成协议的良好基础。我希望你的努力将富有成效，以便我们能够取得一项商定的议程和尽早着手具体的工作计划。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关于进一步扩大成员的重要问题，日本也支持主席的努力，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赋予他广泛的职权。我们对特别协调员将找到令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寄予厚望。

主席：我感谢黑河内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我请联合王国代表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发言。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自本届裁军谈判会议于 1 月 21 日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听到就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开始谈判的强烈呼吁。我尤其要提到尊敬的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尊敬的美国和法国代表的发言。实际上，我在 1 月 21 日关于核裁军的发言的开场白就是呼吁开始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谈判。我也欢迎美国争取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为此目的进行谈判的决定。

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这是一个最直接和立即影响到许多人的问题。红十字会估计约有 12,000 万枚杀伤人员地雷埋放在全世界各地。红十字会还估计每 20 分钟就有 1 人被杀伤人员地雷炸死或炸成残疾。多数受害者是平民——其中许多是儿童。毫无疑问，不顾后果的滥用这些武器造成了骇人听闻和毫无意义的痛苦。

这一祸害是极力重建家园的国家面临的巨大和无时不在的负担。与我们在坐的许多人一样，对该问题我有切身体会。继伊拉克部队 1992 年撤出科威特后，该国大片地区因伊拉克埋下的地雷而实际上无法进入，医院里到处是被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炸成残疾的平民，其中多数是儿童。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不是失去一只眼睛、一只手、就是一条腿或甚至更惨，这一切将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处理该问题已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联合王国在国际上带头努力，试图控制杀伤人员地雷的出口和使用。我们联合王国自己已暂停出口所有杀伤人员地雷。我们的所有欧洲联盟伙伴也如此。此外，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同承诺，支持在全世界彻底禁止这些武器。现在是将这一承诺推向新的高潮的时刻。

正如我在 1 月 21 日所说的，本会议因其成员广大、观察员能充分参与其谈判的方式以及作为国际社会唯一多边裁军论坛的既定地位，显然具有优势，作为处理该问题的根源并达成全球性禁止协定的国际论坛。国际协定必须包括确切有关的国家，即主要生产国与出口国和任意使用地雷的国家，才能有效——这里我指的是在永远和尽早结束这些武器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痛苦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联合王国热烈欢迎我尊敬的同僚法国大使在 1 月 23 日的上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即在裁谈会设立特设委员会，就禁止杀伤地雷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一项宝贵和及时的倡议，联合王国完全支持。

作为进一步发展法国倡议的手段，我今天提出这个特设委员会的谈判职权范围的提案。

联合王国提议的职权范围的案文附在我发言稿的后面，现正在分发。我要求这一提议的职权范围的案文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分发。

正如我们提议的职权范围已经阐明，特设委员会的目标将是“进行谈判，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具有普遍性、可有效核查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这一措词体现并且也发展了大会第 51/45 S 号决议第 1 执行段的内容，该决议是去年 12 月以 141 票赞成和零票反对获得通过的。我

们相信，从该目标得到裁谈会和裁谈会以外的广大国家的支持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努力实现该目标。

我们意识到也许并非所有裁谈会成员愿立即承诺一步谈成全面禁止条约。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要取得迅速和真正进展，实现我们如此多的国家共有的目标，我们就需要承认这一现实并为处理它找到积极途径。

因此，在我们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中，我们提议作为实现彻底消除这些武器的目标的关键第一步，积极谈判一项全面禁止出口、进口或转让一切类型杀伤人员地雷及其部件和杀伤人员地雷技术的普遍、可有效核查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许多国家已单方面遵守这样一种禁止或暂停。如果尚未采取这一步骤的少数国家现在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能迅速缔结一项全球和可核查的协定。这样将能取得两个重要结果。首先，它将通过缩小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痛苦范围而尽早带来真正的人道主义福利。其次，它将帮助我们朝着实现全球彻底禁止的目标前进。

缔结禁止出口协定后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毫无疑问，与其他代表团一样，联合王国有若干想法。但我们刻意避免将这些想法列在职权范围草案中。我们认为，为了让特设委员会立即着手工作，我们就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辩论该问题上。我们还认为，在关于禁止出口的谈判过程中，目前的意见会发生演变。因此，我们提议，考虑以后的步骤并提出建议的任务应交给特设委员会。

我们的草案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它承认特设委员会将不会在真空中工作。具体说，特设委员会将需要考虑最近完成的联合国审查《禁止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工作，特别是经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当然该议定书与杀伤人员地雷直接有关。特设委员会也要考虑到可能在其他论坛如“渥太华进程”从事的有关杀伤人员地雷的工作。职权范围草案明确地为此作了规定。

最后，职权范围草案要求特设委员会在裁军谈判会议 1997 年会议结束之前向它报告其工作进展。联合国历来不愿意规定最后期限或甚至目标日期。但我们确信，它应至少能在 9 月份本届裁谈会结束时完成第一步——即禁止出口——和查明实现全面普遍禁止道路上的未来步骤。

本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工作，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减少无辜平民的痛苦和制止因不分皂白、不负责任地使用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不能耽误。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在裁军谈判会议 1997 年会议的第一次发言中祝贺你并感谢你和裁谈会秘书长提出有关议程和工作计划的建议, 并向你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贺和保证最充分的合作。

上届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某些意见反映了大家深切关注本会议作为可信和有效的裁军问题多边谈判论坛的未来。对裁谈会的信心正在减弱。除了目前对议程和工作计划的例行讨论外, 目标散漫不明确。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根本变化使人对裁谈会内集团制度、结构、传统的力量衡匀等的逻辑提出了疑问; 特别是对裁谈会的主要假定和过时做法提出了疑问。我们的基本宪章是在国际关系相对稳定和固定时通过的。裁谈会作为决策工具通常使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是为服务旧秩序而设计的; 在未来的年月里, 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要针对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调整我们的战略思想, 而且要认真对付在地缘政治和职能方面都更多样性、丰富和复杂的安全议程。它将需要我们拿出同样多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能力。

有关未来国际谈判的关键词是: 审议核裁军的结构和环境。首先, 关于形式问题: 我们显然需要一个范围更广的机制, 而不是传统的委员会, 来深入审议所有核裁军问题, 以便查明那些应指定作为谈判优先主题的问题。其次, 关于内容问题: 我多次在这里提到 21 个集团的 28 个国家提出的文件。众所周知, 智利不属提出该文件的 28 个国家之一。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辩论中, 两种不同的方法以最徒劳无功的方式相互对抗。一种是乌托邦式地寻求实现在国际监督下全面裁军的最终目标的时间表, 联系和阶段。另一种是务实和机敏地掌握可得的机会, 将各地区或因技术发展而过时的材料非军事化或非核化。

除了这二分法外, 我们信守积极和能动的裁军进程概念: 用一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的话来推理, 这可称作为相关的乌托邦。这一概念将裁军进程作为一种全球制度来处理, 而它又是历史长河中的临时安全制度的组成部分。应该在裁军进程中采取步骤, 逐步改变各种势力之间的现有关系, 包括核威慑、全球和区域衡匀和集体安全的全球制度等各种要求——无论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多么地不合理。我们需要追求这些相关的乌托邦。我相信 28 国提出的工作计划应放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加以审议, 但也应放在范围日益扩大的国际裁军议程中加以审议, 因为该议程旨在对现状产生决定性影响并进一步促进全球安全制度。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工作已经完成；《不扩散条约》已经延长并得到以其原则和目标为指导的工作计划的充实；已经作出决定，加速有关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工作；在审查 1981 年《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会议后，已开始一个新的进程，其最终目标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非洲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扩大了过去由《南极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拉罗汤加条约》包括的地区。

有关国际裁军议程中的这些重要事态发展，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做什么？主席先生，你的建议包含了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在议程和本会议工作计划中给予重大优先的一些内容：建立范围广而灵活的机制来审查和监测所有核裁军问题；停止生产用于敌对目的的某些裂变物质的公约；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外空条约公约或议定书(加拿大莫赫尔大使提出的提案)；为谈判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特别是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执行进程制定简明的职权范围(迈克尔·韦斯顿爵士的提案符合这一点)；和有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公约，其谈判可受益于 1997 年第一届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将要进行的平行工作，需要采取创造性处理办法，以便充分利用“原则和目标”文件提供的独特机会。

然而，正如我在一开始提到的，尽管我们必须就所有这些具体问题采取决定性和迫切行动，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以提高裁军谈判会议发挥其作用的效率。所有国家都可以从这一努力的成功得到利益，但发展中国家肯定会从重新组织、强有力和有效的裁军谈判会议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它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国际法的遵守和国际体制的加强。我肯定这一愿望得到普遍赞成，并且也反映了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在致词中所表示的关注，他明智和令人鼓舞地指出，世界上最有资格将普遍的渴望和平变成商定的加强国际理解和所有国家安全的切实措施的机构莫过于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我感谢贝古尼奥大使的发言和对他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巴纳德·古纳蒂拉克大使发言。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大韩民国是与斯里兰卡保持着最为真诚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作为贵国代表

的你在履行本会议主席的艰巨职责时将能够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祝贺你的前任登宾斯基大使使本会议 1996 年届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最近参加本会议的新同事表示欢迎，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蒙古和委内瑞拉等国大使。

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对新任命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阁下来到我们中间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他们今天上午作了有感召力的发言。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1997 年充满了希望，但是也带来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新挑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 51 年以前促成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推动力量之一。自那时以来，军备限制和裁军也就成了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基石。

当人们回顾裁军谈判会议以源于 1970 年代晚期所谓裁军十诫的一项年度议程为基础开展的活动时就会发现，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有待完成的任务更多。我们应当告诫自己，“十诫”本身是联合国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直接结果，其中除其他以外确认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理解和赞赏一些成员国采取的立场，即在对裁谈会的议程进行任何修改之前，应当由高层政治官员审议这个问题。

裁谈会在不扩散和裁军领域内最近作出的贡献是去年末期达成了《全面禁核试条约》。《全面禁核试条约》已经吸引了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成为签署国。这是朝着核裁军和不扩散方向迈出的一个重大步骤，《核不扩散条约》近两年前的无限期延长对此起了促进作用，《全面禁核试条约》应当成为走向核裁军的又一层台阶。核裁军本身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一方面全面消除现有的核武器储存，另一方面禁止发展或获取制造此种武器所需要的材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代表团将争取早日设立一个适当的机制，最好是裁军谈判会议内的核裁军特设委员会。本会议 61 个成员国中的 28 个代表团已在 1996 年 8 月 7 日提出了一项消除核武器的行动计划。本会议可对这项提案和有关这个议题的任何其他提案进行研究，以期为拟议的这个机制商定职权和工作计划。

我们的下一个优先事项是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按照香农报告(1995 年 3 月 24 日的 CD/1299 号文件)建立的特设委员会应当恢复活动，除其他以外这个委员会将考虑到现有的裂变材料储存。斯里兰卡在同意这个特设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方面

没有困难，但我们认识到，首先应对该特设委员会在 1997 年所要处理的所有项目达成谅解。

对于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要的是安全保证问题，这既包括消极安全保证，也包括积极安全保证。唯一能够满足无核武器国家这一紧急和最为紧迫需要的，只能是一项经过多边谈判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应当提及的是，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关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决定中得出的结论是，应考虑进一步措施保证不对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此，斯里兰卡强烈支持一些成员国提出的重新设立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呼吁。

我国代表团坚信，外层空间必须保持为无武器的环境。我们承认，冷战时代在这个环境中曾经出现过的军备竞赛，前一段时期已经让位于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活动，但是我们认识到，需要确保外层空间绝不会被再次用来部署空间武器系统。因此，本会议必须开始考虑一项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国际协定。为此目的，本会议完全应该重新设立一个具有适应职权的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来开始谈判。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一次审查会议 1996 年 5 月在日内瓦结束以来的发展动态。我们注意到经修订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议定书》(经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和增加“关于致盲激光武器的议定书(第四号议定书)”，进一步加强了该项 1980 年公约。

这些发展动态显然表明，条约缔约国一直并正在适当的论坛内采取行动。除了这些措施，有关国家还在采取行动争取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这对目前的公约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是有影响的，人们要求裁谈会提供服务，达成一项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协定。有些人甚至建议，裁谈会应当承担补充有关方面正在其他论坛开展的工作的任务，或许这是第一次有这种建议。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自 1995 年 1 月起至去年 5 月在日内瓦结束的《常规武器公约》审查进程。《公约》缔约国为了通过一项经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增强该条约制度而尽其所能发挥了智慧和才干。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旨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一项国际协定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各国代表团确实就此问题表示了广泛的意见，包括从人道主义、国家安全、自卫直到法律方面的考虑。这些观点不能也不应受到忽视，因为它们涉及到各个会员国的特定利益。

但是，本会议必须就裁谈会是否就是谈判这样一项协定的适当论坛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有些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要使裁谈会就这个问题作出一项决定，毫无疑问将需要从事大量的友好劝说。就斯里兰卡而言，我国代表团对于究竟是应在裁谈会之内或是在裁谈会之外谈判拟议的协定这个问题采取灵活的立场，我方最主要的考虑在于协定的实质，而不是谈判论坛。

如果把裁谈会过去的谈判经验和工作方法作为一种参考指示，我国代表团认为，确定最后期限有产生反效果的危险。我们必须铭记，本会议必须考虑到各国代表团在本议事厅内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上采取的各种立场。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在我们的各个优先事项之间保持平衡，并为完成交给本会议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的各项任务分配裁谈会可加利用的时间。

最后，正象我在开始发言时所说的那样，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今年当中，如果只见树而不见林，就必然会面临种种危险。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优先事项，考虑到我们的能力和受到的限制，以便能够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紧缺的资源。在确定本会议 1997 年议程时，我们需要慢步而稳健地前行，不放弃我们长期以来的各项目标，同时也不忽略本世纪最后十年当中国际关系发生的巨变，这种变化要求国家社会重新看待各国自己的和平和安全议程。

如果本会议要使所有成员满意，最终就要建立关于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军备透明度、杀伤人员地雷和若干其他专题的特设委员会。尽管这会是一种理想的局面，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本会议的时间限制和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代表团面临的人员问题，这种安排是不实际的。因此，我们需要商定一种现实的和平衡的工作计划，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论坛而不是议事论坛。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在某一时刻谈判一个项目，裁谈会可以作到相当有效。如果我们加大努力，或许可以增加到两项，但肯定不能超过三项。我们需要从这种观点出发看待 1997 年工作计划。

现在已经有着裁谈会议议程/工作计划的若干提案，包括你以本会议主席身份提出的提案。斯里兰卡赞成把我们的工作分为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分工。

关于核武器，我们在 1995 年曾经商定设立一个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特设委员会，过去也曾经在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之下开展过一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设

立这两个特设委员会或其中之一达成协议不应有什么困难。关于核裁军，我国代表团愿意弄清裁谈会成员对载于 1996 年 3 月 14 日 CD/1388 号文件的 21 国集团提出的设立核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提案草案作出的反应。但是，斯里兰卡接受在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之前必须完成一些基础工作的事实。首先，可把这项工作交给为此而设立的某种机制完成，这个机制除其他以外可确定在核裁军领域内赋予裁谈会的作用。

在天平的另一端是常规武器。斯里兰卡目前无法建议应当设立何种具体的特设委员会处理常规武器。我们愿意请本会议就此作出决定。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述设想决定一项工作计划，我可以肯定地说，裁谈会不久即能开始工作。如果我们拿不出决定，本会议在未来的许多星期内将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因此，让我们决定在本届会议的工作计划中仅列入需要谈判的高度优先项目，暂时让“十诫”继续留在议程上，直至国际社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集中力量就其开展工作。

主席：我感谢古纳蒂拉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西鲁斯·纳赛里大使发言。

纳赛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对你表示祝贺，并对你的前任登宾斯基大使表示深切赞赏。我还要热烈地欢迎今天到会发言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先生，并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和新同事梅尔尼耶大使、坎贝尔大使、乔杜里大使、登布里大使和博尔德大使。

1997 年对于裁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内，经过 25 年的商讨不久前在裁军谈判会议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将自 4 月 29 日起生效。关于《生物武器公约》，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加强该公约的主动行动，谈判阶段应于今年开始。在 4 月份期间将要进行重要的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初步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将在今年设立《全面禁试条约》的临时技术秘书处，为执行这一条约作准备。关于常规武器，今年的主要问题看来是杀伤人员地雷和谈判方式问题。

《化学武器公约》仍然是过去 20 年中达成的最为重要的裁军文书。范围全面的这项公约以在生效之后的 10 年期内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目标。为公约的

实施而在海牙开展的筹备工作仍在继续着，现在已经奠定了基本的基础。同时，为了在第一届缔约国会议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正在继续讨论一些关键问题。

然而，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在公约谈判期间曾经进行过重大辩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否能够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最后了结尚不清楚。由于最后的这一轮讨论是在对公约的未来有着重大疑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

现在已经表明，一些化学武器拥有国在公约生效之时将不会成为公约的创始缔约国。如果没有按照公约的规定销毁现有武器的承诺，公约显然将会失去意义。这是一项裁军公约，而且应当按照公约目标的规定保持为一项裁军公约。在经过了所有这些岁月之后，不能把这项公约改为一种不扩散公约。

因此，在海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做什么和朝哪个方向走。找到一种务实可行的方法为《公约》作准备已经变得极为困难，似乎是不可能的。化学武器拥有国是否加入和何时加入有着重大的预算、行政和技术影响。迄今为止已经考虑到了多种可能，从冻结执行到采纳一种部分和灵活执行方法，直到置化学武器拥有国及其立场于不顾的全面执行。

筹备委员会在 4 月份举行的最后一届全体会议将收到执行秘书关于两个化学武器拥有国不批准对公约具有的影响的报告，并将必须向第一届缔约方会议提出某些建议。我们当然应当铭记，为了公约本身和毫无疑问将会受到《化学武器公约》命运影响的其他裁军条约，我们全都负有保持《公约》完整性的重大责任。

关于《生物武器公约》，自 1991 年开始的商讨一种核查机制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在过去两年中，特设工作组成功地拟订了为此所需的大部分基本内容。这使我们进入一个阶段，能够超出认明和商讨的范围，开展谈判方面的工作。

为此，我们需要一份滚动案文，我们应在今年编制这个案文。我们还需要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认为，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中采用的方式完全可以在这里适用。可设立两个工作组，其中之一是核查工作组，按照规定的任务处理宣布、现场措施、技术合作和转让的准则，另一个处理法律和组织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可以把目前的讨论水平抬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为成功地完成我们的工作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内的迫切问题是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冷战时期的迫切需要和在谈判这项公约时占主导地位的对抗性军事理论不允许《生物武器公约》在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这类武器的同时禁止使用这些野蛮的武器。

当然，《生物武器公约》使得生物武器的使用成为不可能和或许是不实际。该项条约还被协商一致地诠释为间接地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但这个问题实在过于重大，不能留有任何漏洞，尤其在有些国家继续坚持对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保留时更是如此。禁止使用的规定需要明确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修订公约以便纳入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提案在上一届《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上得到了广泛支持。会议当时确实可以作出一项决定对《公约》的名称和第一条进行简单的修正。然而，为了确保各保存国能够提请《公约》的所有缔约国注意拟议的修正案，审查会议决定通过保存国的正式信件往来征求缔约国的意见。

因此，希望各缔约国将自己关于拟议的修正案和召开一次会议通过有关决定的立场书面通知保存国。我们希望，将能迅速履行这些程序以避免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任何不当拖延。我们已经请保存国与各缔约国进行联系并了解其具体立场，我们希望各缔约方将尽可能早日给予答复。

2000 年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是在条约无限期延长之后的第一次审查会议。会议将不仅审查条约的运作，而且还要研究“原则与目标”这一协商一致文件中列有的每项规定是否得到了有效遵守和是否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随着《全面禁试条约》已经就绪，其他一些要素，如普遍一致性、停产、消极安全保证、无核武器区、保障与遵守、和平利用、出口管制以及当然还有核裁军，为评估条约是否得到忠实执行建立了基准。今后三年当中的会议筹备工作将必须迅速地完成程序事项，然后处理实质性问题。

消除全部的核武器储存仍然是所有裁军活动的首要目标。核裁军不是两个或五个核武器国家私下和专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与之相关，受到其影响，有权参与，并应当能够行使这一权利。

享有声誉的独立来源从事的各项研究得出结论说，通过一项附有时间表的分阶段核裁军方案是可行的。有些方面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建议。去年由 28 个国家提交本会议的文件中也含有一系列措施，拟在三个有时限的阶段内完成核裁军。

在这方面，尤其应当早日考虑禁止使用的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现在已经无法为在任何可以想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提出任何辩解理由。拟订一份类似于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议定书不会需要精疲力尽的工作或没完没了的谈判。这是我们可以迅速采取的一个重要和实际步骤。

另一方面，较为困难的似乎是在常规裁军领域内开展全球一级的努力。目前的多数做法主要是以区域办法为基础，其中有些是成功的，可以作为其他方面的模式。

军备透明度往往部分涉及常规裁军中可开展国际谈判的方面。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一样，透明度将是常规裁军任何措施的基本构成部分。联合国登记册的运转将在今年得到审查。我们希望，我们不久将能商定如何为这一审查作出贡献，如何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相互关联的其他方面。

近年来，杀伤人员地雷对平民造成的悲惨痛苦一直是大家注意的焦点。看来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认为，在常规武器谈判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够的。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然而，消除杀伤人员地雷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会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已经埋在地下的 1 亿 2,000 万枚地雷。只有在所有国家作出坚定、实在和有约束力的承诺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希望在数十年之内扫清数字如此之巨的地雷。

同时，有许多国家认为地雷在军事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不准备或不能够在没有合适的替代品时就放弃这些武器。因此，杀伤人员地雷的裁军方面在这一领域的未来谈判中将占重要地位。

本会议应在原则上能够处理与其职权相关的所有问题。这就是说，除非一个问题在专门为此设立的其他国际结构中得到了广泛处理，否则就不应放弃。这是我们应当在审议本会议的议程时采取的基本的、合乎逻辑的态度。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对什么是优先事项和什么不是优先事项，什么是可行的和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对于谈判来说已经成熟而什么又没有成熟，进行选择 and 挑选，我们就会必然再次陷入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对本会议和分配给本会议的时间和资源来说是浪费的长时间讨论之中。的确，有些问题已经作了较多的概念、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准备。但这并不是说，应当排斥其他问题。这只能是意味着，必须把这些问题也放在和保持在重点位置上，达到同样的准备程度，并向前推进。

我们感谢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本会议主席努力提出一项平衡兼顾的议程，其中列入本会议成员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最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保持一种开诚布公的襟怀，去掉毫无道理的选择性，那么就不难理解其中每一事项都是可行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优先问题，每个问题对于谈判来说都是成熟的。我希望，我们所有各方能够作出现实和真诚的努力商定本会议的议程和工作安排，尽快开展实际工作。

主席：我感谢纳赛里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在目前阶段发言？

如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我宣布的那样，我现在想请大家就沙特阿拉伯、菲律宾、约旦和斯威士兰作为观察员在 1997 年期间参加裁谈会工作的请求作出决定。这些请求载于各位面前的一份主席说明之内，文件编号是 CD/WP.481。我是否可以认为，本会议同意这一请求？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在宣布本次会议休会之前，我愿通知各位，今天下午 3 时半，我们将在本会议室内开始一系列非正式全体会议，讨论本届会议议程和工作安排。

下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 -- -- --